

俄罗斯

项国兰◆著

一个访问学者的观察和思考

剧变十年后的俄罗斯：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知识分子在想什么？

俄罗斯社会发展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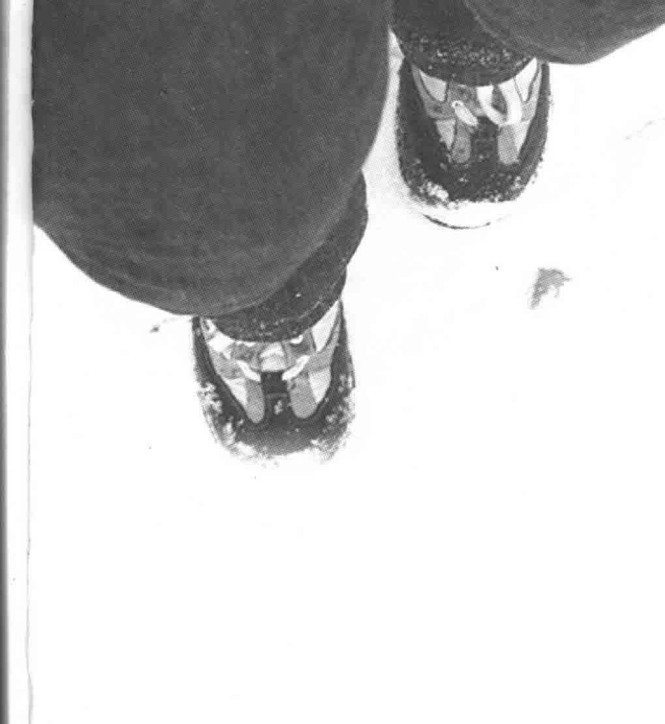
俄罗斯民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民族？

俄罗斯还能与美国抗衡吗？

——这本书会告诉你这一切的。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亲历 俄罗斯

一个访问学者的观察和思考

项国兰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俄罗斯:一个访问学者的观察与思考/项国兰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ISBN 7-80109-710-6

I. 亲…

II. 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891 号

亲历俄罗斯

项国兰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6652127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25 千字

印 张:10.7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序 初步印象

我是2000年10月9日从北京乘坐飞机到达俄罗斯的莫斯科,然后又到圣彼得堡,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圣彼得堡大学进修的。

来到这里已经四天了。目睹这里的现状,我不禁回忆起在国内临行前的小插曲。

记得我临出国的10月8日给我所在单位的俄罗斯专家安德列送茶具的那天。^①聊天时,我们谈起了原苏联解体的教训问题。我说对这个问题我也很关注。他说中国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成果。他以当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一个有关总结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研讨会证明他的这个结论。他说会上有人把解体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化和集体化,说是搞得太快等等。这种结论站不住脚,不能令人信服。当然,集体化和工业化都有教训要总结,其中也有经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集体化和工业化,就没有后来的超级大国。但原苏联解体的真正教训不在这儿。

而现在俄罗斯的改革倒是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现在俄罗斯有

① 我给莫斯科导师买的药就是托他带到莫斯科的。为了表示谢意,送他一套茶具。

5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①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有50%的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剩下的50%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所挣工资只够糊口。他以他儿子为例，一个研究中国周易的学者，已经出了两本书，所挣工资只够吃喝，要买衣服还需向他这个在中国工作的爸爸要钱。这就是俄罗斯改革十年的成果。其教训是足资殷鉴的。说起这些，他激动得涨红了脸。

同他的这番谈话，我把它视为对我所要了解原苏联及现在俄罗斯的一场毛毛雨，也是了解一个完整、具体的原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第一步。

到莫斯科机场的第一印象是设施破旧，服务不到位，排队出关的时间极长，用一个自己推的行李车还要收费两美元。这与北京机场形成极大的反差。

到圣彼得堡这几天的印象更深。其破旧的程度，仿佛是到了20年前中国的一个小县城。作为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一个旅游城市，没有一点商业气息，商品奇缺，而且昂贵，许多日用品，包括火柴，都是进口的，连手纸也时有时无。市面上甚至不及10年前那般繁华。所到之处，一副破败景象。这可能与秋天的萧瑟有关，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没有建设，没有维修，破旧是必然的。

面对现在的圣彼得堡，使我不禁想到：这十几年的改革与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了哪些互动？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果？原苏联留下了什么遗产？有哪些经验教训？从过去、从未来、从反面、从正面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① 据官方资料这个数字为30%多，不同时期这个数字不一样，有时高达50%，也有40%的时候，但是自叶利钦执政以来从未低于30%以上。

一 目 录

序 初步印象 / 1

一、俄罗斯人看原苏联解体 / 1

俄罗斯人的社会主义情结 / 1

十月革命节,“民族和解日” / 7

土豆、面包、牛奶、巧克力及其他 / 10

谁让我们成为“线外的” / 15

彼斯卡廖夫墓地见闻 / 18

导师家的“巨变” / 19

季娅娜谈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 / 25

情绪化的反对与理性的爱护 / 27

来路不明,去向不清 / 29

公开性是把“双刃剑” / 31

“紧急状态委员会”留下的思考 / 34

原苏联的其他民族看解体 / 39

“我们要帮助人民走出休克状态” / 41

- 弗罗扬诺夫的一本新书 / 43
- 人们对政治的冷漠 / 44
- 骂政府的原苏联人和现在的俄罗斯人 / 47
- 原苏联共产党与她自己的历史 / 48
- 俄罗斯的私有化——两个时代 / 52
- 俄罗斯人看“宪法节” / 55
- 俄罗斯人看俄白联盟 / 57
- 在俄罗斯看报 / 58
- 原苏联教育的得失 / 60
- 雪人往哪里掉? / 63

二、俄罗斯社会 / 66

- 俄罗斯社会空间的现状 / 66
- 俄罗斯社会现状 / 67
- “十年自由主义政策”——“俄罗斯新封建主义”? / 69
- 闲话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 / 71
- 俄罗斯知识分子印象 / 75
- 参加一个妇女问题国际会议 / 79
- 原苏联的干部体制和其中的投机分子 / 87
- 在圣彼得堡大学做学问 / 94
- 一次丢包的经历 / 98
- 俄罗斯的“上帝”负担很重 / 101
- 民族与民俗博物馆只介绍俄罗斯族 / 103

- 人文大学的开学典礼 / 105
- 参观“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随想 / 107
- 城市节随想 / 109
- 作为文化城市的圣彼得堡 / 112
- 农产品展销会与农村 / 124
- 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 / 126
- 给历史以应有的地位 / 129

三、了解真实的俄罗斯 / 131

- 一次精彩的俄外记者招待会 / 131
- 普通俄罗斯人眼中的普京 / 133
- 一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省长的追求 / 135
- 一个成功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院士 / 136
- 塔妮娅的生日 / 139
- 俄语老师拉莉莎 / 142
- 一个俄罗斯少数民族博士生的心曲 / 146
- “就叫我卡佳吧” / 151
- 楼道清洁工玛丽娜 / 153
- 一个退休老人 / 157
- 一个老年汽车售票员 / 159
- 一个“新俄罗斯人”的家 / 160
- 她们艰难地走着自己的路 / 163
- 俄罗斯人的衣着 / 165

俄罗斯人的价值观与其所选择的道路 / 167

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 / 177

俄罗斯人的民族性 / 184

俄罗斯人与市场经济 / 202

俄罗斯人眼中自由与民主 / 208

要慎用统计数字 / 217

一些俄罗斯人眼中的美国 / 218

我看自由广播电台 / 219

俄罗斯人的意识 / 225

一次自发的讨论会 / 228

漫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防范意识 / 230

俄罗斯话教育 / 234

学者们对族际婚姻的担心 / 236

用什么思想复兴俄罗斯 / 239

俄罗斯人的精神负担 / 240

门房老人畅谈国家安全 / 242

普通俄罗斯人所理解的恐怖主义 / 244

哲学系外办主任的坦率 / 246

俄罗斯人的欧洲情结 / 247

俄罗斯人看美国侦察机飞到我海南省 / 248

一个普通俄罗斯人要了解中国的愿望 / 249

关于列宁遗体的去留 / 251

人的大社会性和小社会性 / 252

四、话说俄罗斯的政党与政府 / 255

话说俄罗斯的政党 / 255

俄共的理想与策略 / 257

党派与阶级利益 / 258

俄罗斯的两党联合 / 261

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政治和政治家 / 266

俄罗斯现政府的舆论定位 / 268

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普京政府 / 269

俄罗斯的外交 / 272

俄罗斯社会的全面进步 / 277

杜马的一项法律 / 279

五、中国、俄罗斯及其他 / 281

中俄年轻人交往中的差异 / 281

普通俄罗斯人印象中的中国人 / 283

西方学生对“9·11”事件的关注 / 284

美国的人权观 / 287

比较自由广播电台的经营方式与其他 / 288

称谓与民族性和社会背景 / 290

市场经济与公民的独立人格意识 / 291

从封建情结说开去 / 292

奇卡洛夫牺牲断想 / 296

- 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 300
- 话说“第四权力” / 302
- 漫话宣传 / 305
- 教条主义中的伯仲 / 307
- 形式与内容的规律没有变 / 311
- 冷战断想 / 313
- 民族发展中的自然选择 / 315
- 道别 / 317
- 临行前 / 325

后 记 / 331

一、俄罗斯人看原苏联解体

俄罗斯人的社会主义情结

去设在哲学系一楼厅里的摄影部洗了两次照片,认识了一位前台负责收费的人。这里的所谓认识,就是开始聊天。她得知我来自中国,很感兴趣,每次去都不停地问这问那:中国的生活怎么样?实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人们是否喜欢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每个人的理想和愿望都能变成现实吗?那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精神生活?……每次见面她都有问不完的问题。我至今还没来得及问她的姓名。只知道她原来是位戏剧导演,家在克里木,原苏联解体后,作为俄罗斯族人在乌克兰忍受不了或明或暗的排斥和侮辱,于是她弃家,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圣彼得堡。现在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这份摄影部的收发工作是她现在的临时工作。

她金发碧眼,看上去 50 岁上下,瘦高,尽管已步入中年,但是透过岁月的沧桑仍隐约可见其固有的气质和风采。在活不忙时,她会一个人神情忧郁地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个地方,不停地大口吸烟,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部都已经被熏成深黄色,有时见她躬着身不停地咳嗽。

谈起她的导演生涯,她一扫平时有些忧郁的神色,激动得神采飞扬,仿佛一下子年轻了 20 岁,给人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感

觉。她说,那是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那时她拼命工作,不知什么叫疲倦和休息,干着自己最喜欢干的工作,面对着舞台和剧本,她总觉着才思如潮,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时生活中充满理解,欢歌,笑语。当然有时也有矛盾和不顺心的事儿,但是一想到自己成堆的工作及整个国家的发展,什么小事都不能成为工作的障碍。

谈起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她神情黯然。她说她在克里木有两套房子,但是却有家不能归,而要寄居在这里的朋友家,当然朋友很好,很体谅,但总不是自己的家,不是久留之地。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糊口,谋生,而不是事业!事业啊!有事业与没有事业,那是两重天啊!

当听我说,现在应该好多了吧,国家逐步稳定下来,经济也在慢慢恢复时,她立刻激动地说,当然比前几年好多了,但是社会往哪走啊!也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如果领导人选得好的话,能多为国家和民族着想,其社会政策也会向弱者倾斜。但是无论如何是稳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在俄罗斯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进程。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45岁以上的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那里是永远割舍不下的情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事业,这些人可以说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她;作为一种信仰,那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原动力;作为一种制度,他们享受着一切优惠:高福利、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几乎是免费休假旅游和去影剧院享受一切艺术。

她还说她现在的心态需要调整,不能老是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中,这样很伤身体。但是她管不住自己,一静下来,她就回到过去。她又说,忘掉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面对现实,触景生情,很容易回到过去。她还说,目前在她这个年龄段中,像她这样的人不少。他们苦闷,彷徨。这是一种失去精神家园的痛苦与无奈。

她还说,她喜欢中国的武术和气功,让我教她一种锻炼方式。我告诉她,听科学家说,锻炼时大脑里能产生一种叫做“快乐素”的东西,能调节人的情绪。她高兴地说,那她更要锻炼了。

可是当我今天又去哲学系时,摄影部已经不见了她的身影。新

来的收费人给了我导演儿媳妇的电话。她又找了份什么样的工作？心态怎样？是否已经开始锻炼？

其实有这位女导演忧与思的远不止她一个人。有一次我在博罗诺耶夫院士^①那里，见他教研室的一位资深教授加拉克季奥诺夫拿着他那新发的印有双头鹰^②的老战士证书，指着封面上的双头鹰对博罗诺耶夫院士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在卫国战争中保卫的是苏联，是苏联的国徽，而不是这个！博罗诺耶夫院士马上说，对，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有一次，读博罗诺耶夫院士有关社会空间遭到破坏的文章时，也读到相关的内容。文章说，现在俄罗斯出现了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在内的许多反对派运动，都是对原苏联解体、社会信仰、精神寄托遭到破坏的一种抵制和仇视。

现在从所了解的情况看，我在写作《原苏联的干部体制和其中的投机分子》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对的，即原苏联共产党（有信仰的广大党员）、原苏联政府和社会制度绝对没有到了非被推翻、非被摧毁社会就不能发展的地步，绝对是通过改革，通过整顿、通过对原有体制的修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民就不要为这种改革付出这样的代价：从物质上看，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衣食无着，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必须节衣缩食才能勉强度日；从精神上看，谈到10多年的改革，绝大多数人，即75%~80%的人有一种被愚弄、上当的感觉。

我1990年在莫斯科进修时的导师、哲学博士、大学教授，给我写信谈起国家前途，说是隧道尽头不见曙光。

我们机关的俄罗斯专家、原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在谈到戈

① 教授、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现为一个教研室主任。

② 双头鹰是沙俄时期的国徽。2000年12月，俄罗斯杜马就国徽问题通过决议并经普京批准为现在俄罗斯的国徽。

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时说,这是灾难。真要好好总结一下这种所谓改革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状?对社会主义构成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从目前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材料看,认为对这种改革的总结很不确切,没有说到点子上。谈到这些问题时,本来是快乐、开朗的他,变得话语迟钝。

我认识的一位已作奶奶的副博士研究生塔妮娅曾同我谈及现在俄罗斯人的寿命: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女子少14岁,男性的平均寿命为59.8岁,俄罗斯男女比例失调,男子只占总人口的48%,男性的死亡率高居世界之首,谈到激动时,她泣不成声。

这是原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改革在70多岁、60多岁和40多岁不同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心中系下的“结”。有资料表明,有这种精神创伤的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真理和正义的牺牲品。这是心理上的。而生理上的创伤现在也已经很明显,人口的总寿命比原苏联时期缩短十几岁,死亡率居高不下,死亡人数已经连续三年高于出生人数750万,出生率出现负增长,^①精神病患者高出世界的平均水平。

可以说,任何一个处在发展中的社会都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问题。而且这些困难和问题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尤为凸显。但这应看做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而社会倒退,发展中断,进而形成灾难,则应另当别论。

英国一位学者最近撰文说,俄罗斯当权者和西方应对此灾难承担责任。他没有说明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不知他是深思熟虑,还是写文章时说说而已。如果是法律责任,那就要补偿,不仅是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谁来补偿?西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丘拜斯、科济列夫?

^① 据2002年俄罗斯报载,截止2001年底,俄罗斯人口开始出现增长趋势。

我所在宿舍的看门人薇拉说,道德法庭的审判现在已经开庭。而且会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在几十年或上百年以后。到那时,对这些人恐怕要缺席审判了。

最近读《苏维埃俄罗斯报》,一位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在谈到十几年的改革时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进行的不是改革,而是破坏。这种破坏所起的作用是当年的拿破仑和后来的希特勒所望尘莫及的,没动一枪一炮,我们就亡党亡国了。这种教训深刻啊!

最近几年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怀念和向往不仅仅是一种心态和感情,而且在对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比较中,变成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对俄罗斯前途的重新探索,力求从理论上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解决问题。C. 科尔图诺夫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命运》^①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就是恢复,就是生活,就是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与本质之间的矛盾、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人格主义和实证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个人的价值,也就确认了社会价值。

A. 里亚采夫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与任何阶级的权力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知识分子更喜欢“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不喜欢资本主义。^②

最近 10 年来,在对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各种社会集团进行的社会学调查中有一个指数呈现出稳定态势,这就是许多人都认为,作为社会主义主要成就之一的社会公平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至今不减当年。

B. 卡普斯京和 И. 克利亚姆金指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有关社会公正的概念与自由主义相抵触,那自由主义就不可能在这个社

① 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杂志 1997 年第 9 期第 124 页。

② 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 1997 年第 9 期第 11~12 页。

会中扎根。^①

B. 叶利梅耶夫、B. 多尔戈夫和 M. 波波夫在《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教训与前途》一书中说,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在劳动集体中建立政权,就是把经济由以市场为基础转到以需求价值为基础上。^②

B.T. 普利亚耶夫和 H.B. 舍利平指出,许多人对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度里远不是无所谓的。他们意识到,俄罗斯应当像过去的苏联一样,仍旧是在国际上受尊重的大国,她能够保护自己的国民,在确定新的思想意识体系时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思想在正在形成的俄罗斯的社会思想意识中,是必然的组成部分。

^③在与俄罗斯人聊天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在向往着社会主义。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想法不一。同博士生薇拉聊天,她认为俄罗斯要实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模式。

叶利梅耶夫教授设想中的社会主义是在基层的劳动集体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市场经济价值转向以需求价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人民生活有充分保障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经济。可能有多少个政党,就能想出多少个经济模式。

我觉得采取什么模式、什么体制还在当局。关键是要吸取各种学术思想,吸取各个国家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模式的长处,而且要采取最符合本国的实际发展模式。其实,任何一个政党,一个伟大人物,比如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不在于他想出什么,而在于他是否善于总结大多数人的实践,在于他是否善于集时代的进步思想之大成。这里的进步是符合历史的潮流、时代的脚步、人民的心声。进一步说,就是代表了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就是进步的,就能推动历史前进;只代表少数人的意志的愿望,则必

① 俄罗斯《政治学研究》杂志 1994 年第 1 期第 72 页。

②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封底。

③ 俄罗斯《社会人文知识》杂志 2001 年第 1 期第 77 页。